元好問集/2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二 ◄

元好問集
卷二十三

► 卷二十四

卷二十三

碑碣

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

君諱奐，字煥然，姓楊氏，乾之奉天人。唐鄜國公之二十世孫也。譜系之詳，見君自敘，載之先大夫墓銘，茲得而略之。曾大父楙，大父超道，父振，是為蕭軒翁，及上二世皆在野。母程，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，旁一神人以筆授之，已而君生，蕭軒以為文明之象，就為製名。君甫勝衣，嘗信口唱歌，有紫陽閣之語，扣之不能答也。未冠，夢遊紫陽閣，景趣甚異，後因以自號。年十一，丁內艱，哀毀如成人，日蔬食，誦《孝經》為課，人以天至稱焉。又五年，州倅宗室永元謂翁曰：「若老矣，守佐重以案牘相煩，聞若有佳兒，姑欲試之。」即檄君為倉典書。時調度方殷，君掌出納，朱墨詳整，訖歲終無圭撮之誤。倅愛之，謂他日當有望，勸之宦學。師鄉先生吳榮叔，指授未幾，迴出倫輩，賦業成，即有聲場屋間。不三十，三赴庭試。興定辛巳，以遺誤下第。同舍盧長卿、李欽若、欽用昆季，惜君連蹇，勸試補台掾。台掾要津，仕子慕羨而不能得者，君答書曰：「先夫人每以作掾為諱，僕無所似肖，不能顯親揚名，敢貽下泉之憂乎？」

正大初，朝廷一新敝政，求所以改弦更張者，君慨然草萬言策，詣闕將上之。所親謂：「其指陳時病，辭旨剴切，皆人所不敢言，保為當國者所沮。忠信獲罪，君何得焉？」

君知直道不容，浩然有歸志，即日出國門而西，教授鄉里者五年。歲己丑，乾州請為講議，安撫司辟經歷官，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隴州經歷，皆辭不就。再以參乾、恒二州軍事。親舊為言：「世議迫隘，不宜高蹇自便。」始一應之。庚寅京師春試，授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。張公嘗謂人曰：「諸孫得君主善，老夫沾丐抑多矣。」

癸巳，汴梁陷，微服北渡，羈孤流落，人所不能堪，君處之自若也。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，待之師友間。會門生朱極自京師輦書至，君得聚而讀之。東平嚴公喜接寒素，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，嚴公久聞君名，數以行藏為問，而君終不一詣。或問之故，曰：「不招而往，禮歟？且業已主趙侯矣，將無以我為二三乎？」戊戌，天朝開舉選，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，君試東平，兩中賦論第一，劉公因委君考試雲燕。俄從監試官北上，謁領中書省耶律公，一見，大蒙賞異，力奏薦之。宣授河南路徵牧課稅所長官，兼廉訪使。陛辭之日，言於中令公曰：「僕不敏，誤蒙不次之用，以書生而理財賦，已非所長。又河南兵荒之後，遺黎無幾，烹鮮之喻，正在今日。急而擾之，糜爛必矣。願公假以歲月，使得拊摩創罷，以為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。」中令甚善之。

君初蒞政，招致名勝，如蒲陰楊正卿、武功張君美、華陰王元禮、下邽薛微之、澠池翟致忠、太原劉繼先之等，日與商略條畫約束，一以簡易為事。按行境內，親問監務月課如幹，難易若何。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為言者，君訶之曰：「剝下罔上，若欲我為之耶？」即減元額四之一，公私便之。官長所臨，率有饋餉，君一切拒絕，亦有被刑責沒財物於官者。不逾月，政成，官民以為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。在官十年，乃請老於燕之行台，以猶子元楨襲職。

壬子九月，王府驛召入關，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。累上書，乃得請閑居鄉郡，築堂曰「歸來」，為佚老之所。雖在病臥，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，諭之曰：「吾鄉密邇豐鎬，民俗敦樸，兒輩皆當孝弟力田，以廉慎自保，毋習珥筆之陋，以玷傷風化。」及病革，處置後事，明了如平時。敕家人：「吾且死，勿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。」遂引觴大噱，望東南注香，命門生員擇執筆，留詩三章，恬然而逝，春秋七十，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。後五十七日，葬於郡東南十里小劉裏先塋之次。夫人陳氏、劉氏祔焉，禮也。

君三娶吳氏。子男四人：保烜、萬駒、嵩山、緱山，皆早夭。駒郎者，在孕有異，風骨不凡，齠齔知讀書，八九歲聞君講授，即通大義，尋為人講說。十二以羸疾至於不幸。君喪之，盡然有童鳥之感。女四人：長嫁郡人張篪，次華陰王亨，二幼者在室。

初，泰和、大安間，入仕者惟舉選為貴科，榮路所在，人爭走之。程文之外，翰墨雜體悉指為無用之技，尤諱作詩，謂其害賦律尤甚。至於經為通儒，文為名家，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。君授學之後，其自望者不碌碌，舉業既成，乃以餘力作為詩文，下筆即有可觀。嘗撰《扶風福嚴院碑》，宋內翰飛卿時宰高陵，見之奇其才，期君以遠大，與之書曰：「吾子資稟如此，宜有以自愛，得於彼而失於此，非僕所敢知也。」君復之曰：「辱公特達之遇，敢不以古道自期？」飛卿喜曰：「若如君言，吾知韓、歐之門世不乏人矣。」興定末，關中地震，乾守呂君子成遍禱祠廟，請為祝文，凡二十有四首，援筆立成，文不加點。在鄠下日，中秋燕集，一寓士忌君名，諷諸生作詩，請君屬和。君被酒，謂客曰：「欲觀詩者，舉酒。欲和，以次唱韻。」意氣閑逸，筆不停綴，長韻短章，終夕成三十九首，長安中目為《鄠郊即席倡和詩》傳之。

性嗜讀書，博覽強記，務為無所不窺。真積力久，猶恐不及，寒暑饑渴，不以累其業也。中歲之後，目力差減，猶能燈下閱蠅頭細字，夜分不罷作文。剗刮塵爛，創為裁制，以蹈襲剽竊為恥。其持論亦然，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為可見矣。禮部閑閑趙公、平章政事蕭國侯公、內翰馮公、屏山李公，皆折行位，與相問遺。御史劉公光輔、編修張公子中諸人，與之年相若，而敬君加等。河朔士夫舊熟君名，想聞風采，又被三接文衡，有在所過求見者，應接不暇。其為世所重如此。暮年還秦中。秦中百年以來，號稱多士，較其聲聞赫奕，聳動一世，蓋未有出其右者。前世「關西夫子」之目，今以歸君矣。有《還山集》一百二十卷，《概言》十卷，紀正大以來朝政號《近鑒》者三十卷，《正統》六十卷。其自敘曰：「正統之說，所以禍天下後世者，凡以不出於孔、孟之前故也。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，後世莫可企及，猶曰『予有慚德，武未盡善』。後世僻王，乃復賴前哲，概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？今立八例，曰得、曰傳、曰襲、曰復、曰與、曰陷、曰絕、曰歸。始皇十年，貶絕陷者何？懲任相之失也。太宗傳之，而曰得者何？志奪宗之惡也。責景帝者何？短通喪也。責明帝者何？啟異端也。與明宗者何？有君人之言也。與周世宗者何？世宗而在，禮樂可興也。」如是八例，其說累數十萬言。以謂不如是，則是非不白，治亂不分，勸戒不明，雖綿歷百千萬世，正統之為正統，昭昭矣。此書往往人間見之，有詰難者，則曰：「吾書具在，豈復以口舌為辨？後世有賞音者。」

君不治生產，不取非義，仕宦十年，而家無十金之業，然其周困急、恤孤遺、扶病疾、助葬祭，習以為常。力雖不贍，猶強勉為之。與人言，每以名教為言。有片善，則委曲獎藉，唯恐其名之不著。或有小過失，必以苦語勸止之，怨怒不計也。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，器博而用遠，使之官奉常，歷台諫，掌辭命，治賓客，必有大過人者。白首見招，日暮途遠，有才無命，可為酸鼻。

丙辰冬十月，予閑居西山之鹿泉，員生自奉天東來，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卿所撰行狀，以墓碑為請，且道君臨終念念不相置，留語殷重，以撰述為顧。惟不腆之文，曷足為君重？竊念風俗之壞久矣，冰雪沍寒，往復四千里，為其師為不朽計，門弟子風誼如生者幾人？此已不可辭，況於平生之言。乃勉為論次之，而繫以銘。其銘曰：

有文者螭，於趺者龜，是為關西夫子楊君之碑。顧瞻佳城，泫焉涕洟。學道之難成，使人傷悲。君擅名場，深叢孤罷。迨乎駢儷而變古雅，快潛蛟之雲飛。謂君不逢歟，奮回溪而漉池。一命而佩金紫，何若若兮累累？鄹賓於唐，世久衰微。河潤九里，蔚松檟兮增輝。謂君為逢歟，徒以文窮而自嬉。斬伐俗學，力涸筋疲。世無玄聖久矣，望伯起其庶幾？白首太玄，坐為悠悠者之所譏。繄正統之無適從，職予奪之非宜。君排諸儒，斥偏執與詭隨，彼月旦之有評，且曩是而今非。豈有一定罪功之名，而概終世之成虧？我黜我升，我招我麾。不主故常，不貸毫厘。自我作古，奚竊取為？自非慨然任當仁之重，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？維鼎之為器也，雖小而重，屹神寶而弗移。孰謂漢唐甚盛之際，亦不免於窮運之攸歸？我車司南，爾輒背馳，傳者嗟誰？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出，邈千載兮求知。

劉景玄墓銘

景玄年十六、七許，時其先人朝請君官四方，景玄留學陵川，已能自樹立如成人，老師宿學多稱道之，而朝請君獨未知也。及罷官歸，行視景玄所舍，見其架上書散亂無部帙，意不懌，因問：「讀書有後先，汝寧亂讀耶？」漫取一書試之，則隨問隨答，無所忘失。朝請君始大驚，拊其背曰：「及吾未老，當見汝聳壑昂霄時耳。」乃名之昂霄，字景玄，別字季房。泰和中，予初識景玄於太原，人有為予言是家讀《廣記》半月而初無所遺忘者，予未之許也。杯酒間戲取市人日曆鱗雜米鹽者，約過目則讀之，已而果然。大率景玄之學，無所不窺，《六經》百氏外，世譜、官制、地理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為最詳。作為文章，淵綿致密，視之若平易，而態度橫生，自有奇趣，他人極力追之，有不能到者。

為人細瘦，似不能勝衣，好橫策危坐，掉頭吟諷，幅巾奮袖，談辭如雲。人有發其端者，徵難開示，初不置慮，窮探源委，解析絡脈，漫者知所以統，窒者知所以通，旁貫徑出，不可窺測，要之不出天下之至理，四座聳聽，噤不得語。故評者以為承安、泰和以來，王湯臣論人物，李之純玄談號為獨步，景玄則兼眾人之所獨，愈叩而愈無窮。詩與文則或有之，其辨博則不知去古談士為近遠，餘者不論也。其與人交也，不立崖岸，洞見心

肺，世間機械，皆不知有之。河東梁仲經、渾源雷希顏、王官麻信之，皆海內名士，交久而無間言，人以此多之。至其善惡太明，黑白太分，則亦坐是而窮也。

初舉進士不中，以蔭補官，調監慶陽軍器庫，非其好也。諸公期以明年薦試辭科，而景元病不起矣。正大乙酉夏，予自京師來哭其墓，太夫人謂好問言：「吾兒有當世志，今鬱鬱以死矣。子與之遊，最為知己，當為作銘，無使埋沒也。」好問泣且拜曰：「銘吾兄者，莫好問為宜。」乃作銘。

景玄，陵川人，自言系出楚元王交。祖諱溥，不仕。朝請君諱俞，第進士，官至管勾承發司。太夫人上黨宋氏，封彭城縣君。妻永寧李氏。子男一人，名庸。女一人，尚幼。以元光二年六月十三日，春秋三十有八，終於永寧之寓居。權殯郭西南一里所。庸將以某年月日，舉二世之柩歸葬陵川之先塋。銘曰：

深心而文，泄人天和。聲光一流，有物禁訶。君起太行，學自為家。元精當中，散為雯華。有發其談，瀉江傾河。坦其正途，不涉誕誇。有喙三尺，有書五車。噤不得〈一本作「時」。〉施，萬古長嗟。望君天門，奉璋峨峨。蓬蒿一丘，窘此澗阿。天如天如，命也奈何！

文儒武君墓銘

銘曰：

真積力久，積久而博，其所立也卓。百家浩浩，未害其說之約，故雖涉於紅女之纂組，其破而圜斫而樸者，固自若也。博士三年，誨誘循循，子弟秀民，自我作新。投之萬金良劑，以湔浣漱滌，易形而煉神。朱墨進為文儒，鉤距化而真純。庚桑豐羽山之年，鄒律發寒鄉之春。是之謂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。教育之廢久矣，安得敦龐耆艾、仁信篤誠如先生者，以復三代兩漢、風土完厚之秦乎？河東人元某銘。

郝先生墓銘

泰和初，先人調官中都，某甫成童，學舉業。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，謀諸親舊間，皆曰：「澤風土完厚，人質直而尚義，在宋有國時，俊造輩出，見於黃魯直季父廉行縣之詩。風俗既成，益久益盛，迄今帶經而鋤者四野相望，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、曉文理。

為子求師，莫此州為宜。」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。時鄉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，教授縣庠。先生習於禮義之俗，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，且嘗以太學生遊公卿間，閱人既多，慮事亦審，故其容止可觀，而話言皆可傳。州里老成宿德，多自以為不及也。某既從之學，先生嘗教之曰：「學者，貴其有受學之器。器者何？慈與孝也。今汝有志矣，器如之何？」又曰：「今人學詞賦，以速售為功。《六經》百氏，分裂補綴外，或篇題句讀之不知，幸而得之，且不免為庸人，況一敗塗地者乎。」又曰：「讀書不為文藝，選官不為利養，唯知義者能之。今世仕宦，多用貪墨敗官，皆苦於饑凍，不能自堅者耳。丈夫子處世，不能饑寒，雖一小事亦不可立，況名節乎？汝試以吾言求之。」

先生工於詩，嘗命某屬和。或言：「令之子欲就舉，詩非所急，得無徒費日力乎？」先生曰：「君自不知，所以教之作詩，正欲渠不為舉子耳。」蓋先生惠後學者類如此，不特於某然也。先人既罷官，某留事先生又二年，然後歸。

先生歿於成皋，其子思溫歸葬鄉里，以書抵某言：「吾子往年赴弔成皋，曾以墓銘為請，今卒事矣，願有以慰不肖孤之心。」某謝不敢當。六、七年之間，思溫之請益堅。辛丑之秋，又屬其外兄牛元偉來致辭曰：「先子生無一命之爵，歿無十金之產，齎志下泉，有識興歎。授業得如吾子者，且不能一言半辭以見於後世，其命之矣！」某再拜曰：「僕有罪。」乃敘而銘之。

先生諱天挺，字晉卿，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，宋末又遷陵川，遂為陵川人。曾祖諱元，祖諱璋，考諱昇，以選擇為縣功曹。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，始官學，蔚為聞人。先生少日舉進士，預春官氏薦書，便能出諸公之右。多疾早衰，厭於名場，遂不就選。貞祐之兵，避於河南，往來淇衛之間。為人有崖岸，耿耿自信，寧落薄而死，終不傍貴人之門，故時無料理者。以某年月日遘疾，春秋五十有七，終於寓舍。臨終浩歌自得，若不以生死為意者，其平生自處為可見矣。

前娶同縣張氏，繼室高平司氏。子男一人，即思溫也。女一人，嫁進士侯公佐。男孫三人：曰經、曰恒、曰彝，經最知名。女孫一人。弟天禔，從弟天祐，猶子思忠，皆有聲場屋間。銘曰：

篤於其資，誠於其思。行可以士矩，政可以吏師。奉璋峨峨，其誰曰我私？畀鎡基而奪之，時操利器而莫施。窮巷抱書，在涅而不緇。曳履商謳，長與世辭。寧以一寒暑往來之暫，概細人而怨咨。良璞含光，平價不貲。棄擲泥塗，識者涕洏。孰物之尸，孰命之

司，吾欲問之。有如先生者而至於斯，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。

曹徵君墓表

歲丙午秋九月日，曹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，春秋七十有四。嗚呼哀哉！世豈復有敦龐耆艾之士如君者乎？始予在京師，登君鄉先生禮部閑閑公之門，公每論人物，及君姓名，必極口稱道，謂今人少見其比。其後見君於方城，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，乃定交焉。君長予十七歲，予以兄事之。壬辰之兵，君流寓弘州。癸卯冬，予自新興將之燕中，乃枉道過之，死生契闊，始一見顏色，握手而語，恍如隔世，不覺流涕之覆面也。又五年，予閑居鄉里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。妄人有傳予下世者，君聞之，寢食俱廢，至問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，推予祿命，以自開釋。已而知其妄也，又為之喜見顏間。居未幾，聞君九月之訃，予為位而哭，且為文以哀之。孤子汝弼，徒步至雲州，求予銘先人之墓，不及見而去。君之孫孝，待於鎮州者，又三數月矣。追念平生之言，乃泣而銘之。

君諱玨，姓曹氏，子玉其字也。世為磁州滏陽人。曾大父圓，大父莘，父濬，皆潛德弗耀。君生數月而孤，養於祖母史氏。少長教之讀書，學性穎悟，有成人之量。及就舉選，即有聲場屋間，以兩赴廷試，移籍太學，時輩翕然推重之。君資稟厚重，接物誠實，世俗機械，舉不知有之。居方城二十年，教授為業，僅有中人之產。長子國器，力於幹蠱，故君得優遊自便。賓客過門，厚相接納，為具豐潔，不類寒士家。不獨公卿達官愛敬之，至於軍府悍卒、閭巷細民，望君褒衣皤腹，言笑和雅，亦皆襜襜焉。嘗再娶，未幾婦卒，其父哀悼成疾，君往候之，問之所親，云：「公初不病痛，女嫁未幾，而徒捐奩具耳。」君盡其所得者值百金，並兩女使悉歸之。方城人有倉猝避吏，留一篋而去者，君敕家人毋敢窺視，事定，其人復來，發篋驗之，貯金滿中，而封識宛然如手未嘗觸者，君之廉類如此。

正大末，京南大司農楊公叔玉、丞康公伯祿薦君及猗氏薛曼卿、武陟宋予之、武清張仲升、汴梁高振之、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，乞加官使，以厲風俗。事聞，徵聘有期，會兵動而罷。里中郭提控者，喪亂中聚老幼數千，守一寨自保。人有誣郭嘯聚為亂者，州將捕繫之，將至不測。時立州治大乘山，君就為申理之，郭以無罪，而君幾為道梗不得還。避兵之民，無所逃死，君擇貧病之尤者留養之，賴以全活者甚眾。群不逞乘亂欲以兵相加，父老有曉之者云：「而曹粗暴如此，獨不愧曹先生父子耶？」居襄陰又十年，依尚書李仲臣。仲臣為之起廟學，以師席奉君。州人化君之德，文風為之一變。君既老，

自號「囂囂老人」，有《卷瀾集》三卷藏於家。

君凡六娶，曰陳氏、徐氏、張氏、陳氏、顧氏，前君卒；曰吉氏，今無恙。子男二人，曰：國器，字大用，陳出也，端願而信，有君之風，不幸沒於京師之兵，士論惜之。汝弼，顧出。孫一人，即孝也。曾孫二人，幼未名。女孫一人，尚幼。銘曰：

仁信而篤誠，寬博而和平。以儒行概之，眾善具並。何負於人，而不能百齡？豈無百齡，孰愈君之名？城郭千年，貞石有銘，曰是維子曹子之墓，尚可以為鄉人之榮！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